

妙華會訊

二〇一一年第二季

扶持如來正法
肅清教內邪言
建立佛徒良軌
普遍大地弘揚

維新標語

學會活動

慧瑩法師俗家侄兒闔家，▶
專程從順德來港向法師拜年
新春期間，劉煥卿師兄闔家
向慧瑩法師拜年 ▼



妙華之寶合唱團在聯歡會上合唱 ▼



▲
妙華會友參加
新春團拜聯歡會
▼



◀ 妙華會友在二月十九觀音誕
齊誦《妙法蓮華經》



佛教中觀學舍

免費佛學專題講座

講者：黃家樹居士

日期：2011年5月14日及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華佛學會會址）

講題：以三心為修學佛法的根本

修學佛法，有兩件要做的事：一是受持戒律，這是三乘人共同的基礎；二是希求淨土，這是三乘人共同的願望。提起淨土，一般都聯想到彌陀淨土，以為修淨土就是修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法門，是淨土宗所獨有的。不知道，修淨土還有其他法門，而對修菩薩道的行者來說，《維摩經·佛國品》裡所說的種種建設淨土的修行，才是行者最應該做的。經中並顯示在未深入修行之前，須先具備三心。然則

- > 甚麼是三心？
- > 三心有何深義？
- > 何以經中置三心於修行之首？本講又為甚麼認為三心是修習佛法的根本？
- > 希求淨土為甚麼說成是三乘人的共同願望？其中有甚麼深層的意義？

這些問題都牽涉到學佛的基本認識與路向。本講將一一予以探討。並歡迎聽眾提出相關問題，作為延伸討論。

備註：不必報名，請依時入座。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佛學班及活動

第二十五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日期：2011 年 3 月 6 日至 10 月 2 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2 樓 D 座

印度佛教史課程

主講：資深講師

日期：2011 年 3 月 6 日至 11 月 13 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趙國森校長佛法講座

講題：「佛教核心思想闡釋」第三屆

日期及時間：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8 月，連續二十個星期一 晚上 7:30 – 9:00

地點：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書本《空之探究》，附以《性空學探源》作輔助

日期：2011 年 2 月 12 日開始 (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3:30 – 5:30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佛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四月初八，公曆 2011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四月廿八，公曆 2011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一)，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金剛經》和《成佛之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六月十九，公曆 2011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二)，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一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望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本期目錄

- 
- 4 悲心徹骨 不惜眉毛拖地
性澄法師
- 12 釋疑解惑
黃家樹居士解答
洪真如筆錄 何翠萍整理
- 16 臺灣參學之旅
陳慧儀
- 23 大愛不執 ——
《百年虛雲》看後感
洪真如
- 28 學員天地
須知如何讀佛經
羅漢松
- 33 萬法唯識阿賴耶
孔亮人
- 36 當佛教徒遇上股票
親 慧
- 38 今生有幸
何翠萍 孔亮人
- 40 捐款大德芳名
總務組

悲 心 徹 骨

不惜眉毛拖地

— 讀《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年譜》心得隨筆 —

性澄 法師

前言

民國五十年的春天，當時我就學於高雄市壽山麓下的壽山佛學院，有一天在課堂上，星公院長攜來一疊講義分發給同學。那是一篇長詩，作者太虛大師，篇首寫有「庚辰佛教訪問團於印度菩提場譚院長祝生日書示——」。

文曰：「我生不辰罹百憂，哀憤所激多愆尤，捨家已久親族絕，所難忘者恩未酬！每逢母難思我母，我母之母德罕儔！出家入僧緣更廣，師友徒屬麻竹稠。經歷教難圖救濟，欲整僧制途何修！況今國土遭殘破，戮辱民胞血淚流，……」。

初學的我，第一次讀到「太虛大師」，卻不知「太虛」何許人也？但被詩文意境深深感動。那一年西曆

一九六六，那一天正值虛大師圓寂二十周年紀念日，星公院長因此用這首長詩，來向同學們介紹這位在當代中國佛教史上，影響至為深遠的一代大師。一九三九年十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抗日戰爭期間，為引起國際的關注和友誼邦交，虛大師應朝野黨政人士的請望，組織「佛教訪問團」，赴緬甸、錫蘭、印度等地，為作宗教文化性的國民外交。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抵達印度菩提伽耶，禮金剛塔，於金剛座靜坐，並為國難致禱；次日晨曉再於菩提場靜坐觀佛。適值大師五十歲滿，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居士夫婦，特為設齋供養，為大師祝壽。大師有感乃作此文回應。

佛學院畢業後二、三年，因學長的引進，我參予了印順導師著作的《妙雲集》出版校對工作，其中第 13

冊《太虛大師年譜》，在幾次校閱後，總算對虛大師的學行功績有了粗略的認識。也從該書的〈編者附言〉，知道大師於民國三十四年曾經修訂發表的《太虛自傳》。從此三十多年來，《年譜》與《自傳》幾成為我書桌案頭，課餘一讀再讀，不知厭倦的佛門傳記。

我非佛教史學者，更說不上是佛教經義的研究者，對於「太虛大師為中國佛學之集大成、圓融貫攝者」，「整理重建僧伽制度之殷望」，與「倡導人生佛教，摧乎僻化、神化、腐化」等等恢宏偉大的論理論事，沒有能領會些許。但對於二書中，頗多看似尋常，卻寓有深義的事件記述，獨感興然，往往閱之再三，感動莫名。「古今事本同」，儘管時空環境迥異，佛教、佛法、世間、人心等，必有其本質上的大同小異與不變處，虛大師的苦口婆心，或建議、或批論，尤其對佛教現況的針砭，依然適用在當今，允為佛教僧俗的圭臬。因此，自不揣膚淺，摘錄隨筆一二，期與道友們分享、共勉。

一、關於出生：《自傳》中說：教主釋迦出身於印度剎帝利王族之家，初生與幼年時候，多有不同一般的神異事蹟；因此歷代僧家，每每喜好敘及某某大師，出於高貴世家，生時有那些靈兆瑞相之類。然而，「我生為鄉鎮貧子，幼時孤苦羞怯，身弱多病，毫無一點異稟（特殊聰明）可

稱述。——特此聲明於此，以免後來的人為我造謠」。又說：「我在五歲以前，完全混沌未開，不識不知……連母親的容貌形段也不甚清楚」。

世俗往往以出身世家或童幼稟異，給一個人未來可能的成就添加價值，甚或認為它是必然的因果理則。大師不以自己出身的寒微，幼年資質的平庸為忌，在自傳中詳述十六歲出家前的生活孤苦，唯一的依靠是長住庵堂的外婆。大師說：「這也或者是我適宜於開創反貴族的人民佛教，和反鬼神的人生佛教的一個因素」。他告誡後人，不要造謠托事，捏造他的不凡童年，他就是他，這真是大師智慧。

二、關於出家：大師才生八個月，從事泥水工的父親就病逝了，五歲母親改嫁，從此依外婆過活，深受她的熏習陶冶，種下後來出家的潛因。十三歲入百貨商店做學徒，卻無心於熟練商事，不時憧憬著南普陀山出家人的清閑自在。終於在十六歲那一年的四月初，決計去普陀山出家。在一個晴天的下午，把衣履穿戴整齊後，不告而別離開故鄉。

《自傳》說：「拋棄年逾六旬的外婆與衰慵的小娘舅母子倆，後來結果的可悲，至今想起來心有餘疚」！如此的告白，令人感傷與感動，出家四十年的歲月，想起拋棄年老外婆以

及期待依靠他的娘舅母子，依然心有愧疚。雖屬凡俗之情，卻是合情合理的真情流露。

三、大師曾自謂：「吾以慕仙佛神通而出家」，表示其出家的初志主要在由神通。然出家之後穎慧超群的資質漸露，得到師長的護惜，其中尤以師公樊年老和尚的慈愛為多。十六歲冬季，師公即陪往寧波天童寺求受三壇大戒，得戒和尚寄禪大師，即形貌奇偉，中興天童的八指頭陀。

《自傳》說：「本來比丘戒是要年滿二十方可受，那時我才十六個年頭，未滿十五歲。受戒前問年滿二十歲否？（戒師）教令答云正滿。明明打誑語，心中雖不謂然，亦只可隨（師）教答應。所以我雖受過比丘戒，始終不敢自稱比丘。」

大師曾作詩偈述志：「我今修學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願人稱我以菩薩，不是比丘佛未成」。後人往往引用這首偈語，說明具足比丘戒的深細謹嚴，中國佛教的難能如律奉行，即是德學尊崇的虛大師也不敢自稱比丘。從《自傳》所述看來，與原始事緣稍有出入，那是在問遮難時，大師自認「打誑語」，故而始終不敢自稱比丘。

四、大師十八歲那一年，得到寄禪和尚（八指頭陀）的賞識，特允許到寧波天童寺學教聽經，並入住禪堂，習為禪堂的生活。《自傳》寫到：

有一天黑夜，我闖入方丈室，問八指和尚：「什麼是露地白牛」？和尚下座扭住我的鼻孔大聲斥問是誰？我擺脫了禮拜而出。又有一次，道階法師升座講經前，在法座上云：「法華經本沒有帶來，那一位把本文送上來」，有一人送上去時，法師云：「你這是註解，不是本文，下去」！我空手走到座前拜了一拜，法師云：「你却將本文來」。即下座歸寮。由此二事，傳出了虛大師參禪頗有省得。其實非也！

大師說：其實，這不過是依通似解罷了，我本曾看過《指月錄》及許多禪門語錄，有時也胡亂的打幾轉語。……等於鸚鵡學人語。

修行參禪本是好事，但學人每稍有進境，不免驕慢自滿。自以為悟境高遠，甚且妄自標榜而眩惑眾。大師雖因年少質美，頗得多位長老器識，加意護持，卻能於此關頭，以平淡數語帶過。

結語

《太虛大師年譜》，編著者印順導師，在〈編者附言〉云：「以大師為近代佛教唯一大師，早年獻身革命，中年弘教利群，晚年復翊贊抗建，體真用俗，關涉至多」。雖如此，而受限於時代際會，每遭誤解頓挫，終不能實現其革新佛教之弘願。大師自歎云：「吾自省捨身捨心，救僧救世，慧德無讓古人，福緣乃遜時

儉。每逢隨俗浮沉，可括囊無咎無譽；才一發心拯救，輒拓致疑神疑鬼」。

印公導師認為大師真精神之所在，亦偉大之所在，亦受毀謗之所在！故不禁莘贊大師曰：「只為眉毛拖地，惹得一身骯髒」。偉哉！真不世出的一代大師。

《佛說亨經抄》說道：「友有四品，不可不知；有友如花，有友如秤，有友如山，有友如地。何謂如花？好時插頭，萎時捐（棄）之，見富貴附，貧賤則棄，是花友也。何謂如秤？物重頭低，物輕則仰，有與則敬，無與則慢，是秤友也。何謂如山？譬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樂同歡，是山友也。何謂如地？百穀財寶，一切仰之，施給養護，恩厚不薄，是地友也」。（大正藏十七冊·七九〇頁）

《摩訶般若波羅密經》說道：「菩薩，菩薩共住，應作是念：是我真伴，共乘一船，彼學共學……是為菩薩共學」。《阿含經》等更說道聲聞的修行次第：親近善友，多聞正法。儒家也說：友直、友諒、友多聞等等。人是有情，是群體的，不論學習、修行，都要有友朋相助，所謂「同參道友」。尤其修學佛法，若沒有道友間的互相教誡、勸勉，很容易流於孤僻、剛愎、傲慢，而不自知。

太虛大師，不世出的一代大師，從十六歲進堂受戒，開始結識教內

比丘師友。他的一生，除了對他護惜殷切的師公樊年老人；還有曾以唐玄奘大師的資質期許的八指頭陀寄禪和尚；德性溫煦，令大師歎為不能及的水月法師；在當時的僧眾中開新學風氣，文采豐華疏放瀟灑，激發大師以佛法入世救世之弘願與熱忱的華山法師等。本文章節以大師早年深相契應，「有夙緣而非偶然」的友輩道侶，略述一二。

一、生平第一益友 —— 昱山法師

昱山法師（一八七七～一九三六）常州人，出家於普陀山普慧庵，法名慧月。年長大師十二歲，與大師同為天童寺戒堂的戒兄弟。

《太虛自傳》中寫道：「坐桌正對面的東單頭上第二人，就是昱山，故我認識昱山最清楚」。大師眼中的昱山，「傲然百餘受戒僧中，落落寡言笑，卻有雞群鶴立之概」。

三年後，大師得到助緣，去慈谿汶溪西方寺閱大藏經，同在藏經閣閱藏的有昱山法師等人。其中有七十多歲的老法師，其他至少也在三十歲以上，唯獨大師以剛滿十九歲的青年羈在其間，雖年輕而穎慧殊異，眾人皆關注之。起初的幾個月中，大師除專閱經論等，且時與擅長詩文的昱山以詩唱和，最多曾在一日間唱和過西齋淨土詩各百零八首，從此乃相契而成知交。在後來的回憶中，大師提到昱山法師「熱忱昂勉，朝夕晤對，研究

唱和者，間續歷二、三載，真摯高純，為生平第一益友。「同看藏經的人，永留在記憶中的莫過昱山」。

大師在西方寺閱藏，幾度進出未滿三年，而昱山一住藏經閣六七年端居不動，未曾他出。並曾一再鞭辟入裏的，苦口婆心的督策大師，要用本分上工夫。然而因根性與機緣各有差別，在後來數十年歲月中，大師護教為民的俠情熱血不能稍息，終究隨逐境風以飄蕩，未能依良友所教，憾負實多。大師在民國二年，憶及當年同住藏經閣往事，而賦詩曰：「孤光矚玄閭，高蹈自奇矜，愛我意偏摯，真理期共尋。也憐今日事，有負故人心，那得清溪上，同披明月襟」！流露出大師內心深處的記憶與遺憾。

民國三年初秋，大師上普陀山，暫寓錫麟堂十餘天，過訪故舊耆老。當時昱山已閉關在山上的般若精舍，大師與之「清談竟日，身意泰然」，乃激起發心掩關的決心。隨即在陰曆的八月下旬，於錫麟禪院樓上陳設關房，印光大師來為封關。在過去六、七年間，大師曾參予清末革命黨的活動；民初又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而有「大鬧金山」事件。《年譜》說此時此際能「復活昔年之善根潛力，復歸於真」，「終不與佛教絕緣者」，是道誼上有昱山等的時相慰勉。

且讀大師所作閉關普陀〈梅岑答友〉以謝諸般俗緣：

「芙蓉寶劍葡萄酒，都是迷離舊夢痕！
大陸龍蛇奔飛動，故山猿鶴積清怨。

三年化碧書生血，千里成虹俠士魂。
一到梅岑渾不憶，爐香經梵自晨昏」。

民國五年初春，昱山出關，大師仍在錫麟關房，曾和以圓滿閉關詩偈一首，有「三年牧得牛純白，清笛一聲芳草閑」的優美句語。

「因緣是如此的不可思議」，時空綜錯，交織出一段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上的美好往事。《太虛大師年譜》的編撰者——印順法師，在民國十九年的夏天，開始「踏上了離家出家，充滿光明遠景，而其實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印公在《平凡的一生》敘述，他來到普陀山住錫麟堂尋求出家的因緣，藉著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細檢閱，發現在「般若精舍」下，寫著「藏書極富，住持者有道行」幾個字，因此專程去般若精舍拜訪。有一位嚴肅而安詳的老和尚出來開門，先為略說佛法大意，並介紹到西南一角的福泉庵。後來印公依福泉庵的清念老和尚剃落出家，並順從普陀山的習俗，禮拜昱山上人為義師父。《平凡的一生》說：「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來是太虛大師的戒兄，被太虛大師稱譽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公上人」。

昱山法師一向靜居普陀般若精舍，直到民國二十四、五年間，有皈依信徒在杭州花塢為師建造精舍一棟，至誠邀住怡養晚年。未料在花塢偶跌一跤，不久即病逝了，世壽

五十九歲。虛大師事後聞之，特專訪禮其塔，並作詩以悼：

太白同膺戒，汶溪共閱經。
補陀雙鬢白，般若一燈青。
願語方期踐，風鈴忽已停。
平生幾知友，揮淚向林垌。

大師讚歎昱山，「雖未開堂說法，其深徹禪宗，為民國（以來）獨步」。又惋惜「君晚年慨歎禪林寥落，亦願重振宗風，惜忽順無常，誠宗門之不幸哉」！

《年譜》中的按語記說：「大師友輩中，能不雜功利，純以道誼相慰勉策進者，有昱山其人」。佛門道侶，不應以功利相輸交，宜吾輩謹記之，切記之。

猶記印公導師健在時，在台中華雨精舍，曾就普陀禮拜「義師父」一事談及昱山上人，「慧德高超，但福報差些」。原來住在茅蓬式的般若精舍，物質條件差，生活清苦。虔信的在家弟子，在花塢為建精舍供養，老法師自己親手布置廳堂，站在一矮凳上懸掛字畫，竟至一跌不起。福報，就這麼的決定嗎？導師說過：「業緣未了死何難」！也說過：「一點小小因緣，也會死過去的」。昱山上人的逝去，可以說是小小因緣，也可以說是福報決定吧！

二、義結金蘭 —— 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西元一八七八～一九五三），福建古田人。十九歲至

鼓山出家，法名今悟，號韜光。曾依天童八指頭陀參究禪宗，四十餘年宣講，尤以《楞嚴經》註解最為教界所崇重。主持過鼓山湧泉寺、寧波接待寺、天童寺、上海圓明講堂等。北伐期間赴南洋弘化，主持檳城極樂寺。民國四十二年九月，圓寂於大陸北京。

虛大師初識圓瑛法師，緣於寧波天童寺戒場；進堂受戒開啟了大師對佛教的真正認識，這其中尤以「人（師友）事」為多。《自傳》有很生動的描述：「傳戒和尚八指頭陀，初見他奇偉的形貌，聽他洪亮的言音，便起敬畏。開堂的淨心大師父，雍容和藹的指揮教導威儀進止，亦增真誠快感，而絲毫不覺疲勞。……教授了餘阿闍黎的態度從容，語音清晰，而對他感想頗佳。糾察師圓瑛亦留一糾糾的影像…」。

十八歲，大師已在寧波永豐寺受學二年。當時寧波的佛教僧界，擅長文字詩詞的頗多，有上等文字的八指頭陀，有一般酬對的水月法師，僧友間習以詩文唱和。虛大師乃自學詩韻習作詩文；此時，圓瑛在寧波僧界亦漸以擅長文字而被稱譽著，大師「遂與圓瑛由詩文而發生友誼」。

在這一年的七月十五（佛教自恣日），圓瑛約大師於天童寺御書樓上關帝像前，訂盟換帖為兄弟。圓瑛且親手書盟約，文曰：「夫綱常之大，

莫大於五倫，而兄弟朋友，乃五倫之二也。世有生無兄弟，以異姓結手足之親。……即如桃園結義，管鮑通財，同安樂，共生死。……吾儕身居方外，跡托塵中，雖曰割愛辭親，尤貴擇師處友。然友有善者焉，有惡者焉。……悟自投身法苑，訪道禪林，所見同袍如許，求其如弟之少年聰敏，有志進修者，亦罕逢其匹也！是以欲結同參，以為道助。……願同究一乘妙旨……同証菩提，同成正覺！互相愛念，全始全終！今則謹立義規數則，以為助道因緣，其各永遵，俾成法益！

一則以心印心，親同骨肉；……一則白首如新，歷久彌敬；……一則以善勸勉，有過箴規；……一則疾病相扶，患難相救；……一則安危與共，憂樂是均；……一則事必相商，言當忍納；……一則出處行藏，追隨晤對；……一則各自立志，宏法利生；……右錄盟心律一首：

天涯聚首兩歡然，
魚水相親夙有緣；
手足情同交莫逆，
安危誓共義周全！……。」

〈盟書〉情文並茂，感人肺腑。《年譜》中說：「圓瑛手書盟書，今猶存」。緣於導師編撰《太虛大師全書》、《年譜》時，曾自大師師公樊年老人處取得〈盟書〉原件，以及黨章等遺物，並攜存來台灣。約在民國

八十七年前後，導師曾將〈盟書〉、黨章囑我代為暫保管，待適當因緣再轉交到福嚴精舍保存。當時，我展閱了〈盟書〉，親眼看到那工整端秀的柳體楷書，字字珠璣，不禁驚歎為前所未見。

歷經將近一世紀的〈盟書〉原張，僅是一般紅色厚毛造紙，歲月浸蝕，不免斑駁破損。幸得現代科技的助力，我請人用電腦掃描製片，竟然重現出一張比原書還漂亮的〈盟書〉複製本。後來連同光碟，交給厚觀法師，展存在福嚴精舍的「印順導師紀念室」。每想起此事，我有一種情不自禁的感動，彷彿自己也見證了，那曾經一時傳為美談的生死盟約。

與虛大師盟定為兄弟時，圓瑛時年二十九，大師卻未滿十七，導師認為「能屈交十七齡未滿之大師，（圓瑛）眼力實有足多者」！

次年，大師十九歲，聽老法師讚歎閱讀藏經的利益，心生嚮往；乃得到圓瑛的極力贊助和介紹，並親送大師到汶溪西方寺，引見方丈淨果和尚，得以安居在藏經樓閱藏寮中閱藏。在這裡，大師與戒兄昱山重逢，且時與之詩文唱和。又得同住的老法師指導，依次第每日閱讀若干卷。在端身攝心專意閱經的一個多月後，在閱《大般若經》即將垂盡的一日，身心凝定，「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

然炳現……明照空邊。座經數小時，如禪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此為我蛻脫塵俗而獲得佛法新生命的開始」。

《年譜》說：「西方寺閱藏，大有造於大師之一生」。大師經歷了如此殊勝的宗教經驗，從此內學教義，世諦文字，隨心活用，悟解非凡。圓瑛成就了大師的閱藏因緣；然而多年後，因彼此風格志業的不盡相同，因門下信眾的流言誤解，以至日後日趨疏遠，更有晚年的隔礙嫌隙。但是《自傳》中大師仍自謂：「後來他與我雖不無牴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閱藏因緣，終不忘他的友誼」。

民國十五年九月間，大師有遊化南洋之行，在星島受到空前的盛大歡迎，商業大主陳嘉庚、胡文虎等均予面晤懇談。同年六月圓瑛早抵新加坡，此時應在星島而未曾晤面。有記者訪問圓瑛，詢以「太虛法師學德如何」？圓瑛答以「太虛乃其學人」。如此意存貶抑，見諸報章，以致引起大師門下少數人的不滿。《年譜》撰者印順導師曾就此事而問樊老年人，何以教界有傳言大師曾為圓瑛法子之說。樊老答：「事出有因」。

早在民元之前，圓瑛曾罹怪病數月，人皆視為鬼擾，圓瑛亦自以為必死無疑。因此向護侍他的樊老哭訴，謂自己從七塔寺得法，未及傳出即將

逝去，法脈自我而斷，何以對祖師！切望能將法脈傳予太虛。樊老告知虛大師，大師認為不可，既已結盟為兄弟，如何再為法子？但樊老以彼此友誼篤厚，為安慰其臨死的苦迫，應可以權巧應允，將來圓瑛若病瘥清醒了，當省悟這只是玩笑一場。因此，病中的圓瑛還自書法卷、字據等，交由樊老一手包辦傳法的事。後來，圓瑛竟然痊癒了，樊老乃把法卷與字據交還給他。也許這就是傳言「太虛曾為圓瑛法子」的原因吧！從「法子」又演為「學人」了。

關於中國佛教的傳法，印公導師在《中國佛教瑣談》一書中寫道：『付法、接法，形成「法師」與「法子」的法眷關係；「法師」、「法子」、「法兄」、「法弟」互相結合，對佛教事務的運作上，多少有些世俗意義的。當然，這不能與古代禪宗的付法（相提）並論的』。又說到一個關於付法的有趣問題：「傳說，接了法的，一定要把法（再）付出去，否則斷絕法種，罪過無量。台灣有一位接了法的，病重時還沒有把法付出去，怎麼得了！苦苦的求他同門師兄弟，接他的法，以免成為斷絕法種的大罪人」。看來真是「古今事本同」啊！

（待續）

轉載自台灣普門慈幼雜誌
第125期及126期



釋疑解惑

2008 年 12 月 14 日

黃家樹居士解答 洪真如筆錄 何翠萍整理

聽眾問：《金光明最勝王經·最淨地陀羅尼品》，講到十地菩薩各得不同的「陀羅尼」。請問「陀羅尼」是否即是咒語？很多人認為咒語是不可以翻譯的，例如《大悲咒》等。所以，在咒語的旁邊註有中文做音譯。讀了這些咒語多少遍之後，便會得到很多福德。但我因為不瞭解這些咒語說些什麼，直到現在仍不能背得上。我應否解決這個心理障礙呢？我是否只須死記這些咒語的發音便可以了？

黃居士答：在古印度，念誦咒語是一般民眾的宗教行為。咒語被認為可以驅鬼治病，祈福禳災，功用甚多。在佛教，很多咒語其實是經義的副產品，是將經文的功德，以梵音讚頌，因為是梵音，音譯之後便成了不可理解、古古怪怪的文字。通常，人們看了這些文字，便產生一種神秘感。由於我們覺得很神秘，於是自己製造出一些心理上的作用，覺得另有一種特別的受用。

咒語是將梵文音譯成中文，但只取其音，而不取其義。它除了讚

頌經文的功德外，還有的就是諸佛菩薩的聖號和稱讚佛菩薩功德的話語，其實並不神秘。

從瞭解經文的義理來說，我們即使不懂咒語，也不成問題；但不懂義理便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懂梵語，用梵音去瞭解這些咒語的原義，就能找回經文的原本意義，那麼，咒語便可解，但神秘功用就減弱了。例如《心經》最後那幾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用梵文去解讀，解明白了，反而會覺得這咒語沒什麼特別，只是表達一種很好的祝願，希望大家一起去追尋美好的彼岸，其中沒有什麼神秘。你若說，得到了心咒便是領略到《心經》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中心義理，那當然不是。明白義理是最重要的，明白義理之後，在經文的結尾再說「去啊！去啊！大家一起到彼岸去啊！」那就多了一些鼓勵、一些祝願，增加了行者的力量，但其重要性不能跟經文相比。我們明白經文的義理才最重要，念咒只是加強作

用而已，非必要。

所以，我們要懂得如何分別輕重，不須介意自己背不出咒語。我們不要弄錯方向，輕忽經義，崇尚咒語。

「陀羅尼」的意思是總持，是對經文的義理和精髓，憶持不忘。擴大來說，就是總攝憶持一切佛法而不忘失。菩薩要有陀羅尼，才可於眾生中說無量佛法而無所畏怕。菩薩所得陀羅尼種種不同，散見諸經論所說，如本經的〈最淨地陀羅尼品〉，說十地菩薩各得每一地的陀羅尼，能脫一切怖畏、苦惱，並能不忘念，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後來陀羅尼分為法、義、咒、忍四種，其中咒陀羅尼，乃於禪定中持有，能依禪定力以咒語、真言生起咒術，消除眾生苦厄。由於這種陀羅尼的形式，與誦咒相似，後人因而將兩者混同，統稱咒為陀羅尼了。

大家如喜歡持咒，可以找一些咒語來念誦，例如《大悲咒》、《楞嚴咒》等，都是行者常念的咒語。不喜歡咒語的，也可以不學。我們做早晚功課不見得一定要念咒，有很多好的經文也可以念。不過，不念咒，就少了一個重要的方便法門了！

聽眾問：我們如果念咒語，現場會否發生感應呢？

黃居士答：會的，在現場，即使不是念咒語，而是念大菩薩的聖號，一起念的時候會生起一種集體共修的力量（共業）。如果念誦的人都誠心誠意，希望事情可以成功或者好轉過來，大家都心意相同，而又心意純正的話，就會凝聚成一種特殊的力量。

聽眾問：我也經歷過感應，但卻不是集體的。他是一位密宗的信眾，只是一個人念《心經》那幾句咒語。

《心經》的咒很短，我們通常只需三秒多就念完，但他念的方法是用「金剛法」去念，念一句要用上二、三十秒。他念的時候，我好像聽到有鳴鼓的聲音，既很遠，也感覺很近；近是指聲音很清楚，好像面對面一樣；遠是有一種從遠方而來的感覺，傳到耳邊。我們念就沒有這些感應。他以密宗「金剛法」的方式去念，是否有特別的玄妙作用呢？

黃居士答：是有一些特別的作用。他們是念咒的專家，是專業的，念起咒來，分外深刻有力。不要說密宗，即使是顯教的法師，有些念起咒來，都有一種與別不同的很奇特的味道，他不一定用平常的音韻，而是用其他方音，但你仍然知道他在念什麼。這樣，聽者對誦者有所感應，一種特殊的力量便會凝聚起來。我們也不是要否認咒語的某種

神秘力量，只不過，咒語不是學佛的主項，咒語應該是次要的。當然，如果你已經了解經義，再加上懂得念咒，便是錦上添花了。

我也相信那位念《心經》咒語的朋友，正如你所說，能使人產生特別的感覺，這不足為奇。每個人的精神領域都不一樣，有闊有窄，有深有淺，根據他念誦時的心靈狀態、心願強弱的不同，會引發不同的感應。其次，信仰程度也有深淺。通常，集體做止觀，透過集體的定靜力量，會較容易入定；但有些人卻喜歡獨坐，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便是一起共修，你有某種感覺，旁邊的同修卻未必也有某種感覺。但有時候，人人都能夠領受到同樣的感覺。

聽眾問：我覺得這些經驗只能給你一些特別的感覺，但不會讓你明白到深刻的義理。這樣的想法對嗎？

黃居士答：對！感覺並非智慧；要明白經中的義理，是需要智慧的。但這種感覺會吸引你，使你對它產生一種神秘的追求，你便容易去信仰它，從而進入追尋佛法的道路，也加強了你對佛法的敬仰之心。

聽眾問：有一次大眾在殯儀館念《大悲咒》回向給往生的余智開居士，大家用的是一種曾經設計過的方式，

二重奏地、一層一層地念，很多人聽到都覺得很特別、很莊嚴。這樣念是否與教義無關，只為莊嚴場面？

黃居士答：是的，這些都與義理無關。但是，場面莊嚴了，令人對佛教的觀感有所提高，也會較易歸向，較易接受。對某些人來說，這些作用是很大的。你跟他說道理，他會覺得很煩悶，有了音樂、念誦，他便歡喜，便想進來。所以，這些做法也有它的用處，只是我們要分清楚唱誦與學經教之間孰輕孰重。

聽眾問：對於特殊感應的追求，是否不對？

黃居士答：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學佛是追求成佛而已，其他的追求，都會令我們生起煩惱。追求成佛卻沒有煩惱，因為成佛本身是沒有煩惱的。追求成佛，等於希望去除煩惱。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得到覺悟才可以成佛；既然已經覺悟，哪裡還有這麼多貪瞋癡的煩惱呢？所以，成佛是唯一可以追求的事，追求其他都是不對的。

《維摩經》說，直心是菩薩淨土。什麼是直心呢？直心就是菩薩成就淨土的首要而基本的條件，淨土成就了，菩薩也成佛。所以，直心就是要一心成佛，別無他求。這是我們學佛法的唯一目標，做到不

做到，是將來的長遠事。但是，無論做到不做到，我們都要向著這目標進發。這句經文是一個指引，使我們在修行的路上尋清楚方向，不致於走錯路。

聽眾問：現在香港不時有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被佛法所吸引，希望瞭解和學習佛法。他們的內心衝突和心理障礙很大，因為他們的宗教常說佛教是迷信的宗教。對於這些朋友，我應該如何向他們介紹佛法，引導他們學習佛法，除去他們的心理包袱呢？

黃居士：這些朋友是以什麼心情去學佛法的呢？

聽眾：他們信仰神教，只是有興趣想瞭解佛教，並非想著要改信佛教。

黃居士：如此說來，大家都是點到即止好了。他們為什麼想瞭解佛教呢？

聽眾：在平常生活裡面，他們聽到一些佛法，覺得很舒服。於是，他們就會跟我說：「我聽人家說，其實佛教只是一種心理學，不是宗教，所以我想瞭解一下。」他們學習佛法是想以佛法安自己的心，但不想違背自己原有的信仰，以免「叛教」。他們害怕學下去時，終有一天要脫離自己原本所信的宗教。

黃居士答：其實，「緣起」與「空」

的義理是沒有宗教色彩的，你可以集中在這兩個題目裡面做工夫，將之以生活化的例子表達出來。你可以不用佛教的名義，不須提及「佛教」這兩個字，而將一些大家共知共見的、不能否定的、真實的一面（即緣起法），多跟他們說。這樣，他們知道佛教是說這些道理，並不太宗教化的，他們的心理負擔會稍輕。輪迴的信仰，甚至是佛陀的能力、神通等內容，先可避免，因為這些內容的宗教意味較濃。相對而言，世間的緣起法只是一個普遍的、容易明白和體驗的道理而已，可與宗教無關涉，他便不會有「叛教」的感覺。同時，他亦容易感到這個道理對應生活，可以用來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聽眾問：如果這些朋友問，佛法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回答呢？

黃居士答：你可以說，佛法是幫助我們去除錯誤的執著。為什麼會有執著呢？這話題一打開了，就可以一直說下去。現在，很多時候都聽到人們說「執著」、「結緣」、「隨緣」、「無常」這些字眼，都是從佛教取過來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只要令他們在理性上能領受佛法的現實意義，滅除由錯誤的執著而造成的苦惱，便達成了引導者的任務，不必冀望他們都改信佛教。



臺灣參學之旅

陳慧儀

今年三月十日，我和妙華同學一起到台灣參加由弘誓佛學院主辦的「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暨傳道法師七秩壽慶學術會議」。這次共有十一位妙華同學和會友一起出席，而我是第一次跟隨各位師兄師姐參加以印順導師思想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心情特別高興。

弘誓佛學院每年都舉辦印順導師思想的研討會，數年前已經有師兄叫我一同報名參加，但不知怎的，我總是提不起勁。也許是我對導師的書看得不多，所知的太少，生怕研討會太高深，聽不明白。隨著我閱讀導師的書多一點，更覺自己的不足，心想如果可以多點瞭解導師的佛法思想，應該能更正確的理解佛法，更明白如何把佛法運用於世

間生活。在此，我特別感謝勞海新師兄、麥麗群師姐、麥紹彬老師成就這個旅程，及諸位同行居士的照顧。

是次研討會的日期，剛巧遇上在台北舉行的世界花卉博覽會，麥老師向我們建議既然到了台北，便應順道一遊花卉博覽會。當然，我們不會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當天黃昏雖然下雨，我們抱著隨遇而安的心情購票入場。時而春雨綿綿，時而傾盆大雨，我們在朦朧的花海中，遊覽了中國館、台灣館、香港館及泰國館等。周玉蓮師姐、成惠珊師姐及李利元師姐發揮菩薩精神，熱心為人，到處為大



家張羅雨衣，實在非常感激她們的慈悲。

翌日早上，我們前往參訪由印順導師親自創建的慧日講堂。到達後，才發現在台北鬧市中有如此莊嚴清淨的道場，實在是非常難得。道興法師引領我們參觀了莊嚴的大雄寶殿，我們又興奮地翻閱印順導師的著作。這裏還擺放有厚觀法師授課的講義和光碟，供人結緣。離開時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安和法喜。

我們從台北往新竹首站是正聞出版社。本來只知會見到性澄法師，但怎麼也想不到明聖師伯也特來接待我們。原來明聖師伯是專程早一天晚上從台中來新竹等我們的，實在令我們非常驚喜和感動。

明聖師伯當了印順導師侍者四十多年，一直跟隨導師，全心全意地照顧導師的生活起居，讓導師能專心探究佛法 and 著作。慧瑩老法師常對我們讚嘆明聖師伯真是無微不至，無人能及的。明聖師伯作風低調，謙虛有禮，不為名利，待人平等，和藹可親，就算是對我們這些無名後輩，也是關懷備至的。記起在2008年，我和丈夫第一次到台灣花蓮慈濟靜思精舍探望慧瑩老法師，明聖師伯

從老法師口中得知我們要來，擔心我們第一次來人生路不熟，便自己開車到火車站接我們這兩個從未見過面的晚輩，令我們夫婦倆非常窩心，非常感動。明聖師伯的慈悲親切，我們倆夫婦銘感於心。明聖師伯的風範，確實值得我們學習和恭敬。今次再有緣在正聞出版社見到明聖師伯，使我感到份外親切和高興。

正聞出版社主要是出版印順導師的書籍，主持性澄法師數拾年來一



直在背後默默地肩負校對、出版和流通導師的著作，讓印順導師的思想得到弘揚，利益眾生。性澄法師的奉獻，深受我們敬重。法師細心安排我們到出版社對面的新樓房跟明聖師伯會面，隨後替我們安排美味的新竹午齋。午後，明聖師伯帶領我們參觀「印順橋」，此橋在2009年8月為紀念導師而命名，橋的設計和色彩很像彩



虹。在橋旁的奠基石上刻有「造就僧才，淨化人心，力行人間佛教，慈心如橋接行人於惡水，悲行猶舟渡世於迷津」等字句，表揚印順導師一生的大悲大行。對於導師的深恩和貢獻，我們應要精進學習導師的思想，報答導師。

明聖師伯再陪同大家前往福嚴精舍／福嚴佛學院。我們有幸得到厚觀院長在百忙中抽空和大家見面並開示。厚觀法師歷任多屆福嚴佛學院院長，為繼承、弘揚導師思想、培育僧才，真是不遺餘力。厚觀院長曾於2008年12月應妙華佛學會邀請來香港弘法，一連三天為大眾選講《大智度論》。院長精研《大智度論》，能把大家認為內容深奧的《大智度論》由淺入深，栩栩如生地解說，令眾與會者皆得歡喜。這次有緣在福嚴再見

到厚觀院長，向院長請法，實在是難得的因緣。院長向我們提到《大智度論》裡記載有很多譬喻和故事，讓佛子理解佛陀所教的道理。院長還說他最近安排學眾在課堂上各講解一個《大智度論》故事，院長說這樣成效很好，同學講一個

故事，便能互相聽學到更多《大智度論》故事。

院長特別替我們安排兩位說廣東話的師父帶我們到處參觀，一位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覺明法師，另一位是來自香港暢懷長老的弟子定培法師。兩位師父耐心地為同學介紹擺放在導師室的紀念品，一起懷念導師往日的時光。

離開福嚴後明聖師伯先回台中。我們從新竹往桃園，車程需一個多小時，到達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時多了。弘誓佛學院的建築設計，貫徹印順導師道場踏實簡樸的風格，運用天然的石材和木材建成的樓房，顏色清雅，給人莊嚴清淨的感覺。院內的法師和義工居士們皆熱情好客，殷勤接待，反映出昭慧法師和性廣法師的言



的。在當時的佛學講座中，昭慧法師的無礙辯才，性廣法師的禪修心得，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兩位法師以弘揚印順導師思想為己任，經常馬不停蹄地到各地弘

教及身教，使我們有賓至如歸之感。

昭慧法師和性廣法師經常來香港舉行弘法講座和出席論壇，發表專題論文。妙華同學和會友對兩位法師都非常熟識。在 2009 年 12 月妙華佛學會邀請兩位法師到香港舉行公開的佛學講座，我是在講座中認識兩位法師

法講學，每年還致力舉辦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讓各方熱心弘揚人間佛教思想的行者和研究人間佛教思想的學者，有一個互相交流的平台，共同討論、推展導師的思想。兩位法師大力推行人間佛教，還在社會公益、兩性平等、環保護生等各方面發聲，更身體力行，願成就人間淨土。





次來香港特為慧瑩老法師治療，減輕老法師的腰腿背痛。

經過一晚的休息，精神飽滿的我懷著興奮的心情，進入無諍會堂。一連兩天的講座揭開序幕，

籌備這次一連兩天共四百人參加的學術會議，需要應付大量的工作和人手安排，我以往亦有籌備講座的經驗，所以我讚嘆兩位法師和弘誓上下四眾的團結和辦事效率。特別一提的是，饞嘴的我尤其喜愛大會所準備的各式各樣精緻素食。我們到達的第一天晚上，昭慧法師在嵐園歡迎大家，和同學一起茶聚，給我們鼓勵。坐中還有專程從新竹家裡開車過來和我們聚舊的劉德芳醫師伉儷。熱心助人的劉醫師去年先後兩

昭慧法師先致開幕辭，介紹這次研討會的緣起，接著是由傳道長老發言。我首次和長老結緣是在去年十二月長老和邱敏捷教授應邀到妙華佛學會進行弘法講座。我的印象是長老說法生動活潑，表情豐富，平易近人，很有親和力，和能攝引大眾。這次再和長



老結緣，我更難忘是長老說自己雖已身老病苦，仍自勉「人生七十才是開始」，稱自己今年才「是一歲」，還要盡份盡力地與眾一起弘法利生。長老為法忘身，悲願無窮，深深感動與會大眾。

大會特備巨型七層壽糕，由昭慧法師帶領向長老問訊祝壽和唱生日歌，氣氛溫馨高興。



原以為講座的

內容一定很艱澀，殊不知每位發言的法師和教授，均能簡明扼要地把論文及新書發表，讓程度不一的聽眾能理解和反思。在回應問題時，講者又能雄辯滔滔，台上台下互動交流，氣氛熱烈，有欲罷不能之慨！研討會開始是藍吉富教授的專題演講，題為「印順學的薪火相傳與傳道法師的人間佛教事業」。藍教授談到他對「印順學」的研究和未來發展，是可以樂觀預期的。藍教授並引申實際事例來加以說明——如在2009年10月導師著述全集的簡體版在大陸正式發行、2010年12月在馬來西亞舉行了以專題研究導師思想的國際學術會議、

2009年8月新竹市為表揚導師的貢獻把橋命名為「印順橋」等。四本新書發表分別是邱敏捷教授的《「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小說創作家李念祖老師的《千手觀

音：失落的畫像》、性廣法師的《圓頓止觀探微》和江燦騰教授的《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特別一提是江教授以新書討論到台灣佛教過往至今的發展能夠和現代社會同步前進，故才有今天的成果。研討會另外還有十多篇經論研究、佛教思想、社會倫理、音樂、文化藝術等等的論文，涉獵範圍廣泛。最後進行是由傳道法師主持的「人間佛教繼往與開來」綜合座談會。同學有興趣看更詳細的研討會報道和論文摘要，可以登入弘誓佛學院的網站瀏覽(www.hongshi.org.tw)和最新一期的弘誓雙月刊。有興趣閱讀

討會論文集的，稍後可透過妙華佛學會的圖書部借閱。

參加了這次研討會，令我對導師的思想和導師提倡的人間佛教有了更多的認識和了解，讓我在學佛修行上找到更正確的方向和得到更大幫助。此外，

也讓我見識到導師的思想和人間佛教在台灣蓬勃發展，確是百花齊放，

令人振奮。

可惜我因工作關係，未能參加在最後一天下午進行的綜合座談會，亦錯過了和其他妙華同學在往後三天南下台中、嘉義等地參訪與導師相關的道場。我希望來年有機會可以再參加弘誓的研討會，多多學習，與同學會友一起，共霑法益。



大愛不執

《百年虛雲》 看後感

洪真如 寫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近日在網上看了《百年虛雲》的電視連續劇，感觸良多。在影片中，虛雲老和尚的傳奇一生，變成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由掙扎至悟道的真實生命。這種描述是十分可取的，它使高僧從金身寶座中走下來，活出一個平凡人都可以了解的自我追尋的生命。其中有幾個片段非常深刻，在此希望跟大家分享。

虛雲老和尚的出家歷程是十分曲折的。他是家中獨子，而且父親是官場中人，自然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傳宗接代之餘，亦有儒家從政濟世的思想。虛雲老和尚未出家之前，俗名叫蕭古岩，是個文靜卻帶點倔強的小伙子，少說話而多愁善感，念書程度是很不錯的，但心思一點也不放在功名上。由於祖母是虔誠的佛教徒，他自小已經對佛教很感興趣，少年時期便萌生了出家的念頭。父親十分擔心，於古岩十七歲時，便強迫他娶下了兩位如花似玉、且學問品德高尚的女

子。蕭古岩逃走失敗，且父命難違；他本是個乖巧孝順的孩子，終於聽從父言成了婚。但暗自與兩妻妥協，成為閨中淨侶。

古岩與兩妻一起生活了兩年多，與她們發展了深厚的感情，尤其田氏的溫柔體貼、冰雪聰明，在古岩的感情生命中留下了重要的一席。田氏也是信佛之人，二人常常抱膝長談佛道，不亦樂乎。雖是如此，出家的志願一直在他的心中沸騰著。終於一天，給他打聽了遠在福州的湧泉寺因戒律而聞名，於是第二次出走。這晚深夜裡，古岩來到睡熟的田氏房間裡深深一揖，最後一次細看妻子的臉龐，不料田氏立即坐起身來，從被窩裡拿出一個包裹給古岩作路上的乾糧和備用金錢。古岩感動至極，拜倒在地上謝過成全之恩：「今生的深愛之恩，來世再還！」田氏目送丈夫的身影在夜幕中漸漸不見，已經哭成淚人。連夜的趕路後，古岩終於來到了

湧泉寺，完了出家的心願。

他出家後，父親及妻子每每到各處寺院打聽其下落，但總是沒有一點消息。一年之後，田氏回娘家探親，一邊打聽附近寺廟，終於在湧泉寺問到他的下落。田氏到湧泉寺供養僧眾及做佛事，那晚在大殿上，維那師念出了「現有泉州蕭家田氏，供佛及僧，功德回向已故婆婆早生極樂」。虛雲心頭大震，情不自禁偷偷回頭看她，卻被糾察師父打了一香板。那晚，他翻來覆去完全睡不著。在功德主供養給新出家僧人的布鞋中，找到了一張紙條：「我是自己一個人來的。您生活還好嗎？無論如何，今天晚上我會在亭子中等你，直到天明。」虛雲心中千頭萬緒，綿綿情長，卻無法面對，終於在僧寮床上獨自度過了漫漫長夜。那時，他只二十歲。

他的父親從田氏口中，知道了兒子在湧泉寺平安無事，心中悲喜交集，希望兒子回到自己身旁的想法已達欲罷不能的程度，竟然疏通福州地方官員，派兵包抄泉州所有寺院，務必把虛雲找出來。寺院聞風，虛雲即謂自己希望在寺後的深山修苦行，避開追捕，於是展開了六年的苦行生活，只食野果，喝山泉水，與虎狼為伍。

有一天，虛雲忽然聽到父親在遠處的叫喊：「古岩，你出來見一見爸爸好嗎？我好掛念你啊！你喜歡出家便出家罷，都是爸爸不好，但現在我不會再逼你了！你出來跟我見見面好

不好？古岩！」淒慘的呼喚在山中不斷回響，古岩從禪定中驚醒過來，走出山洞，望著一片遠山，全身因激動而震動著，但他卻深深害怕，與父親見面後，再也沒有勇氣離開他了。於是，他扶著蒼松，足下卻不再往前走，心中不斷地重複說：「爸！養育深恩，來世再報！」

六年深山苦行後，虛雲變得衣衫襤褸，頭髮至腰，像隻野獸，也像塊石頭，無情無欲。忽地遠處傳來老翁的長嘯：「苦行六年，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麼？哈哈！試參：如何令一滴水不乾涸？」虛雲若迷若朦，不得其意；「未悟道的話，且去天台山找融鏡老和尚吧！」老翁的話似當頭棒喝，反思自己修道多年仍未證悟，於是便起程了。

融鏡老和尚著他重新整理好自己，做回一個出家人樣兒，學習佛門各派及天台教法。虛雲的佛學知識充實起來，整頓身心，更到處參訪學道。

一日忽然來了一位從遠處來的年青出家人，千里迢迢來找虛雲。原來是虛雲的伯父遇著這位出家人，相談甚歡，便將古岩父親的一件重要遺物交予他，令他送到一個名叫「虛雲」的出家人手中。虛雲這才得悉父親辭世的消息，急忙把包裹解開，從中取出一本族譜，展開流長的祖先名單，在他的名字後面卻便是一片空白，蕭家命脈再也沒有香火了。

想起父親對他的愛護，孩提時代

那親切可人的父親，少年時代那執著地要他努力功名的父親，在古岩出家之前頭髮花白，還每每記掛他生活瑣事的父親，在寒風之中，深山叢林中悲傷呼喚兒子歸來的老人，在百般惆悵之中消逝了。生活本已平靜下來，正在佛學上用功的古岩，像被刺了一把刀一樣，久久不能釋懷。深愧不能報父母之恩，甚至不能讓父親安樂地終老，使他的出家帶著內疚和遺憾色彩。為了安心，為了報恩，他決定三步一拜，由普陀山出發，到五台山為終。這一行，足用了整整五年的時間，腿蓋破了，頭長出包來了，飢寒交迫，九磨十難，多次到達死亡的邊緣。

看到這裡，很多觀眾會生起疑惑：佛法真是那麼無情的嗎？出家真是要不顧雙親的悲痛而離去嗎？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難道，壓抑自己的思念之情，拒絕一切情感的往來，把親人叫作「施主」才是對的嗎？那麼，虛雲的內疚和三步一拜以報親恩的行為，又應如何看待？

這些廣闊的思考空間，是我最欣賞《百年虛雲》這齣電視劇的原因之中一。劇中展現的主角不是早已超然物外，無欲無求的聖者，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年青人。看著這齣劇，就好像和少年虛雲一起成長，一起體驗心靈由掙扎到覺悟的經歷。而他所面對的掙扎，卻正正是每一位修行人路上的必然。少年古岩有著成佛作祖的弘願，可是亦是一片孝心，純志純情的孩子。在親情和志願的矛盾中，他最

終選擇了後者，但這何嘗不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在極度難過的處境中，有時，他唯有暫時避席。千般恩愛的妻子田氏來到寺院，他避而不見，內心卻如大海般奔騰。為了不讓自己修道之心退失，他連父親都不敢見面。然而，他非忘恩負義的薄情之人，內疚在他心中像舊患一樣時而復發。

生命總是充滿著矛盾，很多時候，無論哪個選擇都是痛苦的。然而，修道不見得叫人無情無欲。我欣賞這齣電視劇，正因為它娓娓道出了人性真實的一面。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修道的過程中，人總要回歸自己最貼身的渴愛和情感之源，去一步一步地整理和超越，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家的親切是最震撼人心的，親人關係也是最牽動人心，會引發錐心之痛。然而，佛法卻不是意味著壓抑，而是教人超越。壓抑與超越，只是一線之差；至情與無情，也只一字之誤。有情的是凡夫，無情無欲豈不成了木頭，修道者應如何安心呢？

親情以及情愛本來不是什麼壞事。事實上，學佛之人並不是顛倒人情的，修行人更應多情。這種情，不是情執，而是開放心靈的關愛。乍聽起來多像在搬弄文字，但我們其實可以在自身中反省，這種了悟隨時已經在身邊察過，只是我們未有留意而已。經過了大喜大悲，經過了苦苦追求及各種迷茫的人，看見路邊小孩在因為爭奪一塊小彈珠而互相仇視，互相打鬥，這人只會輕輕起一笑，卻又

靜靜地悲憫著。畢竟，這便是成長的過程呀。然而，在苦中掙扎著的小孩又是何其苦痛呀。

我的腦海中常常浮現這麼一個故事：夏日炎炎，很多小孩都趁著暑假來到海邊玩耍。這些小孩都來自不同的地區，但這天都在一起堆起沙來，有的堆城池，有的造車船。有些小孩把城池堆得愈來愈大，眼看便要把旁邊小孩砌成的城堡「攻陷」了。旁邊小孩十分不滿，把沙潑到這小孩的身上。小孩更加惱火，走過去用腳踢倒了城堡的一角。隔鄰小孩便喊來他的幾位好友，要合夥對付這個壞小孩。壞小孩也不甘示弱，找來同伴，以水槍、球拍作武器予以還擊。兩敗俱傷之際，天色已經暗淡下來了，他們的母親喚著小孩收拾行李，小孩們還充滿著忿怒、悲傷和怨恨，乘車回家。過了一陣子，潮水漲了，所有的城堡、車子、大炮，都隨著海水消逝。

生命無不是如此，一切都那麼變化多端，無常無我，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在事情發生時那麼耿耿於懷，傷痛莫名不能自己呢？這一生，我們難道就要帶著滿腹的遺憾、怨恨和傷痛離去嗎？我們可以不這樣嗎？

在人生路上，總有一些境遇曾令我們內心痛苦不已，卻又因為這些苦，我們才看得清楚自己欲望的邊際。這真是吊詭，一個總是被關愛著的小孩，便未能體會失去寵愛的苦痛，不會了解自己渴望被愛的力量之強，更不能悲憫得不到關愛的同伴

們。經過千苦萬難的人，才能對這有深刻的了悟。然後，我們才學會真正地放下自己，去愛和關懷別人。經歷了滄海桑田，便能安然接受自身生命的種種變化。體會了生死變化，便能知道聚散本來是那麼的自然。面對得失、榮辱、生死、病苦等，本來可以是那麼的輕鬆自在，只是我們當時只像一個小孩失去泥娃娃一樣傷心欲絕，未能醒悟而已。

文章這一兩段，講得容易，但是修行之路又是何其艱難！欲求而不得，傷痛之情又是何其難受！人的確可以很苦，因為生命的確是那麼的艱辛。從情愛的執取到超越，是何等遙遠！人總是有情有渴愛的，這些痛苦在千萬眾生中，實在是無法避免！既是如此，就讓我們坦然面對生活，接受著自己當前的境界，是苦是樂也得坦誠地嘗過一遍。

就讓生命自然地日漸成長吧，沒有壓抑，沒有對情感的恐懼，也不會冷漠遠離，只有祝福。於生活中不取不捨，讓智慧日益茁壯起來，就如《妙法蓮華經》佛與眾生授記一樣，讓我們許一個願，千萬生死之後，終有一日，我們會真切體會無常無我，亦看得透生死得失情愛，而在無執的大愛之中安穩地微笑，自在地承擔起那菩薩大道。少年虛雲就展現出他於親情的掙扎，於愛情的掙扎，而這些掙扎是人的共相。在最痛之處，便有最深刻的反省。當情感變成了情執時，痛苦必然生起。即使是家人，總有離

去的一天，生離死別卻是最苦不堪言的。而我們又曾幾何時可以同生共死呢！

其實，今生能在一起，真是非常難得的因緣。因為看見了無常，便懂得珍惜擁有的每一次相聚。生死離別本是自然的現象，當這一段關係恒久已被珍惜，已被注重時，關係的告一段落並不遺憾，而是充滿祝福。當自己有一天要離去時，內心亦充滿欣喜，生命便果實累累。這才是真正的「不執」，「不執」的人才懂得真正去愛。

心理學有三種情感關係的說法：健康的，迴避的，以及反覆無常的情感關係。唯有第一種健康的情感關係，才可以真正的超越情執，成就慈悲。第二及第三種的情感關係，其實都是對於受傷的恐懼及引申至對被愛的逃避，而引起的種種自我保護。他們其實都是苦痛的，抽離的情感和枯木似的冷漠背後，心靈不斷在隱隱作痛；在將要消逝而去的時刻，心靈軟弱起來，真實需要呈現時，那種難受及悲哀，是難以承受的，很多人都是在臨終之前才發現自己沒有好好愛過。這些未成熟的心靈，需要經過愛去將冰雪融化，將自己的恐懼和憂傷一一處理好，才能夠願意開放自己，真正地信任別人。這時候，由我執產生的恐懼和傷痕才慢慢痊癒過來，人才會愈來愈輕鬆。待我們真正能夠無私無怨地去愛身邊每一個人，而將他

人的重要性看成與自己一樣時，愛才圓滿起來。

情執之人，從自己的感覺出發，當感覺不被滿足，便怨天尤人。情思纏綿，由於希望擁有，渴求控制，愛執生恨，乃至做出傷人不利己的事情。父子之間有因望子成龍而產生的悲劇，男女之間亦常見因反目傷害對方的慘事。修行人不是木石無情、斷絕所有關係，而是懂得去關愛，亦能夠接受被關愛；一旦關係發生變化了，也能坦然接受及祝福對方。漸漸地，私愛會隨著我執的薄弱而減退，人便變得無私而慈悲；真正能了解眾生的心意，而能提供眾生心靈所需，以關愛陪伴他們走過生命。至情之人，在諸種離別中仍能舒泰自然。這些細微的情之差別，以致每一種情感裡面究竟有沒有我執的成份，總要經過一番琢磨才能清澈明白的。

人之渴愛，真是如海之深！難捨難離啊！然而愛執成苦卻是那麼的真實，離執是唯一令我們離苦的道路。修道之路是何其難，不修道又是何其苦呢！人，是注定要在困頓之中掙扎。唯願可以懷著一份因了悟無常而得的安樂，能承擔起生死之苦，坦誠面對自己的渴愛和煩惱，而於其不取不捨；用單純的心學習做菩薩行的事業，世世如此便已無憾，這便是對自己最深刻的囑咐了！



妙華佛學會開設佛學班二十餘年，學員們來去匆匆，或會互不認識，感覺上欠缺了一點親切感。上期新設的學員天地，給學員一個交流平台，讓學員投稿，以期令學員有一點歸屬感。凡有學佛心得，歡迎學員們踴躍投稿。稿件可交給妙華工作人員或電郵：

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須知如何讀佛經

羅漢松

我們現在能夠讀到的佛經，可知得來不易。是古時候的高僧大德，嘗盡風霜雨雪，百般經歷，千山萬水，由萬里之外的印度傳來中國；再用畢生心力，由梵文轉譯成中文（文言文），我們才有機會讀懂佛經。所以每當細嚼佛經文字之餘，當思前人恩澤，感激再三。...

可是屢月經年，現代已經流行白話文體裁，用文言文譯成的佛經，對於很多人來說，是較難讀得明的；而經中蘊含著深奧的佛法義理，更覺難於理解。故此，閱讀佛經，有兩件事必須要注意的。第一是要具備一定的中文程度，至少有可以閱讀文言文的能力；第二就是還要有一些對佛經的基本常識。...

譯者與譯本

讀經第一步，首先便要知道

此經是誰所譯？共有多少個不同譯本？舉例如《大藏經》，某經文的編號是十八，但在目錄中可能還寫上（三六三）、（四五五）之類的編號；這表示著，三六三和四五五這兩本經與十八這本經是有關連，或者是同本異譯。依著三六三編號找出這本經，就會知道原是一同本經文，卻是異譯本。在比較不同的譯本中，便知道各本相異之處，於何時所譯，為何人所譯，為何而再譯。

同一本經雖有不同譯本，但有些譯本已經失傳。既已失傳，又怎知道其曾經存在於世？只因為從前有些學者是專門研究經錄的，每個朝代必定有某些出家人，把他們在藏經閣見過的佛經目錄抄寫一遍。如果在唐代前某本經已有五個譯本，於唐代時又多了兩個譯本，法師抄經錄時，就會寫

上共有七個譯本，這樣就把資料一直傳到後代。所以，就算某個譯本失存了，經錄上也會記載著某個譯本在何時出現過，就算在甚麼時候失存也可以知道。

經錄中的文字記錄，雖然只得短短幾個文字，但已經講出某本經的主要內容。從經錄中可以知道某經是否存有異譯本？是否有人曾經註疏？佛經種類繁浩，經藏最少有五千多卷，最多的便有一萬多卷。枉論全部看完，就是要閱畢十分之一也不容易，所以我們不可能去翻查整部《大藏經》找答案，正式的途徑就是查看經錄。

如果一部經存有不同譯本，而大家又沒法抽出時間看完所有譯本，只可擇其一二的話，那麼便要先看最後譯本，因為早譯的較易有所遺漏。直至唐代，譯師們對翻譯的規格，文字的取捨已有定案，確立了翻譯的標準，譯本非常通順整齊，達臻完美。唯獨是鳩摩羅什法師卻是例外，因為後人所譯經典，都是比不上羅什法師所譯之譯本。且說《金剛經》，羅什法師譯本最為流通，最為人所認識；而玄奘法師譯本只有唯識家才看。換句話說，這本經的後譯本不及前譯本。

方便的内容 — 流通分

大部分經典最後的一大段，通常是流通分。內容不外乎如何稱讚這部

經，有如何功德利益云云。對於這部分經文的描述，不必太過認真，而且可以不看。

流通分不一定全都放在後面，《金剛經》的流通分就在中間出現。如經云學了四句偈、學了這段經文、聽了這個法後，功德便會如何如何。…這部分可以不太理會，也不須理會是否真假。就算是真的，也不須太過注重，因為這些內容全部都是行使方便。真正修學佛法，不是為了這些。…

既非真正所需，又為何經常出現這些方便的内容？只因為不是人人都是利根利器，不是人人都俱有智慧。有眾生就有佛法，宣揚佛法便要接近一切眾生。千萬不要說這經文說得累贅，浪費紙張，因為不適合你的這些地方並不代表不適合其他人。所以在讀經時，就要放下不適用於自己的那部分，攝取適合自己的部分。這樣才算是真正懂得閱讀佛經。如果不理會管不管用都全部執取，那麼所執取的，可能有部分是障礙自己的廢物。

經文有時提到金銀琉璃等七寶，可能你會覺得這些東西很是俗氣。但這是經典的設計，只是有此需要，並非俗氣。你若覺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這一句很適用，就攝取這一句。我們不須將佛經比較好與不好，只要把不適用的放下，適用的便吸收就可以了。

陌生的名詞

初讀佛經時，常會遇到如「迦羅分」、「鄔波尼殺曇分」等等陌生的詞語，看上去好像很重要，欲翻找出原委；其實不懂得也不打緊，跳過去就可以了。讀經遇著有些詞語不太清楚，只要看看上文下理，也能知道當中意思，這樣讀佛經才能有效率和獲得益處。在初學階段，不須逐個名稱去查字典，否則會影響我們的興趣，以為自己甚麼詞語都不懂，產生畏懼，徒添障礙。

對於印度的物理、地理、人物的名稱，我們不曉得也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有些如「般若」（智慧）那樣重要的名詞，我們則一定要懂得它的意思。

大比丘與菩薩

每篇經所描述之人物、地點、說法因緣，讀經時都應該注意的。佛經通常都會按步序述，如果有弟子（聲聞人）在，就先說弟子，然後才說到菩薩。在大乘經裡所講的大比丘，便是指聲聞人。在原始佛教來說，大比丘最具代表性，最有權威；但在大乘經裡，他們的地位不及菩薩高，因為菩薩的學問深，數量多，經中不是常提到有三萬二千菩薩嗎？如果某部大乘經是比較尊重聲聞弟子，讓聲聞弟子做主角的話，就表示這本大乘經是屬於早期出現。而後期出現的大乘經，聲聞弟子是沒有那麼高的地位。

說法的對象

在經典開頭，通常是借某位弟子提出問題，佛陀因問而答，從而闡明佛法。那位提問弟子就是說法對象，也即是當機眾。如在《無量壽經》，說法對象除了阿難尊者外，還有小部分是阿逸多做說法對象。《阿閼佛國經》中，除了舍利弗為主要外，阿難和帝釋天也是說法對象。同一時期出現的經典，說法對象大多是同一類人。

佛陀很少無問自說，多數是有人提問，或有人在議論，佛陀就借題發揮，指出誰對誰錯，對機說法，借用某些事、某種想法、或某種特別原因，來說出他要講的無上甚深微妙法，從而說出這部經典。有時候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吃完飯經行之後，大家坐在一起，佛陀也會無問而自說。

重複的部分

有些經文太累贅，太多重複，會令人讀起來生起沉悶的感覺。印度人流傳經典，非常虔誠，所謂有文必錄，只要認為是佛說的，無論多麼累贅，也會一字不漏的記錄下來。經典傳來中國之後，譯者為了保存原來神髓，往往甚至不會刪掉一個字，即使這篇經文某些內容重複了三、四次，也會一字不漏的譯出來。身處這個資訊充斥的時代，閱讀這類重複字句繁多的經文，就會覺得不耐煩，覺得沒有味道了。讀經其實可以跳過重複的部分，看新的內容，這樣閱讀速度便

會快很多。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認為某本佛經有不足之處，而失去對那部經的信仰。

淘沙揀金

許多人都會認為，不能對經文作任何批評，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我們要知道，佛的意思確是不可以批評，但佛經是人所結集而成，佛的意趣可能被結集者歪曲了很多次。世代相傳，聽到多少就記多少，沒人敢刪掉一個字。也有些經典明明是自己寫的，卻不敢說，都當作是佛說。漸漸流傳者便把佛經變得很累贅了。

一些大德會這樣說，讀經要很莊嚴、很尊敬的逐字去看，一個字也不能懷疑，一個字也不能疏忽。但如果這樣讀經的話，就可能越讀越糊塗了。…看見沙和金混在一起，卻把普通沙石誤作金沙至寶，喜孜孜全部收歸己有，是很不理智的。讀經要有常識、有正確觀念，要有眼光、有見識、更要有智慧的去淘沙揀金！我們只要金沙，只要珍寶，不要讓沙石來阻礙我們。

每部佛經，不多不少都有沙石。但《維摩經》、《金剛經》和《心經》卻是例外，因為這些經典是精選出來的，已經揀了沙石。這幾部經典應該多看，看一百次也嫌少。如果不會選讀，天天念一些不重要的佛經，是很浪費時間的。

對於佛經的解釋，最好是能夠以經解經，用本經解釋本經；如果不可以的話，也要用同時期的經典去解釋；再不可以的話，才用稍後一點的經典來解釋稍前的經典。愈接近原經典時期的解釋，愈接近原意。故此現代人的解釋，其實有些是不及前人的。

誇張的藝術

在印度結集的佛經，於文字表達上，通常都很誇張。印度人的思想，嚮往天空海闊，喜歡天馬行空。佛陀在那裡出生、成道，那些佛弟子們在那裡生活、傳法，也要跟隨那裡的文法來結集佛經，使令佛經存有很多沙石。現代有些人只喜歡看那些誇張的部分，以為這就是佛經偉大之處。其實那些並非偉大，而是藝術。我們要用藝術的眼光去看，不要胡亂批評。但藝術裡面是有真相的，十句之中有一句是很好的，就要好好懂得把握。讀到這些經文，雖然會覺得太過誇張，但也不得不佩服結集者們豐富的想像力。

偈頌

偈頌在經典中常常出現，包括重頌和孤起頌。「祇夜」就是重頌的意思，即是在講完一段經文之後，用偈頌重新總括那段之大意，重頌的內容沒有離開前面那段經文涵意。《法華經》就有很多這樣的重頌。

「伽陀」（又有譯作「伽他」）

是孤起頌，是新的內容，前面經文沒有說過，純粹是獨立用偈文來講。如《佛所行讚》，馬鳴菩薩把釋尊的生平序述出來，全部都是偈頌，這些就叫伽陀。

菩薩現神通

大乘經有很多段落描述佛菩薩顯現神通，有些人對這些描述也許會表示懷疑。我們要知道，當時能參加法會的，就算不是大菩薩，也是具相當程度的修行人，所以他們就可以在那種場合，見到佛菩薩顯現神通。這些神通不是在世間所能見，而是大菩薩在定境中所見。普通凡夫沒有機會親近佛，也就沒有機會見識這些神通。無緣見識到的東西，不表示沒有，不要只相信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我們的六根很脆弱、很單薄、很有限，連遠一點的東西都看不到，但有天眼就可以見到肉眼見不到的事情。這些神通都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沒有定力，沒有智慧，沒有天眼，就不可以太武斷的說一定沒有這回事。

但是，我們也不須一定相信經中對神通的敘述是真真正正、實實在在，甚至相信當時過程全部和經文描述是一樣的。因為這些記錄根本很難把當時的情景，準確無誤記錄下來，而且經過二千多年的口傳、耳聽、筆錄和傳抄，已經失了若干的真相。我們只須知道這些文字的基本精神是講有神通，而這種神通達到甚麼程度，

我們也不敢肯定。所以每當看到佛經所說的神通，便要用這種心情去接受。

正確的理解

佛經中經常提到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轉輪聖王也有三十二相。這只是印度人的標準，實際上一個人如果有齊三十二相，樣子可能不是所有世間人都可以接受，單單是廣長舌已經不得了，見到的人可能會被嚇走。事實上，這只是一種譬喻，把某種特徵放大，標舉了普通人沒有的特徵，而這些特徵不一定是世間人所認為最好的。所以我們不要執著經中的文字，更不要去追求那些形態，最重要的是學習其所代表的精神。

佛經中也有很多譬喻，說了很有意義的故事。大家可以選擇不相信這些故事；但如果相信的話，就要信得徹底。一位菩薩可以化度任何種類的眾生，自己也可以變作任何種類的眾生來做事，不論是作野獸也好，做人也好，大家可以把它當作是一種虛構。故事即使是虛構，但故事的意義是實在的。就如戲劇也是虛構的，為何那麼感人呢？這是因為戲中的人生就如實際人生一樣。我們是要吸取教訓，而不是去追究這些故事的真假。

大家如果能夠用以上的態度去學習佛經，便能更加容易正確地理解佛法！



萬法唯識阿賴耶

(2010 年唯識思想課程論文)

孔 亮 人

自原始佛教以來，都用十八界來總括宇宙的一切萬事萬物萬法。十八界者，乃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六境；和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識。六根接觸六境，便產生六識；六境現起，被六根所攝，為六識所認知；六識卻以六根為依，而生起對六境的認識作用。六根、六境與六識，互相為緣，互為因果，橫遍十方世界，豎歷古往今來，宇宙的一切法，都包括在這十八界之內。

而大乘瑜伽行派唯識宗，更進一步安立闡述，在十八界之外，還有第七末那識，和第八阿賴耶識，由六識界變成八識界。而宇宙一切法，不單止被統攝在這二十界之內，剝繭抽絲，層層透析，原來萬有皆緣八識所現。每個識體，都各自生起對境能認識了別作用的見分，和所取境種種差別相狀的相分；由主觀認識作用的見分，去認識客觀萬法相狀的相分。如色境通過眼根，被眼識所認知，色境便是眼識所見之相分，能見色境者便是眼識的見分；諸餘類推，聲境是聲

識之相分；香境是鼻識之相分；味境是舌識之相分；觸境是身識之相分；法境是意識之相分。如果六境是六識的相分，即是六識之從屬，既是從屬，返本追源，六境只是由六識所現，六境不存，只論六識。再者雖云六識依於六根而起，但六根本來亦是六識之相分，為六識所現，也是其從屬，故六根亦不存。而第六意識所依的意根，是第七末那識；末那識所依根便是第八阿賴耶識。宇宙一切有情事物，總攝二十界，而二十界歸元八識。這第八阿賴耶識，含藏著無量無邊、能現起一切法的種子（識中潛勢力、潛在能量），就算是攝持前七境七根的前七識，也是由第八識內之種子所變現。故一切法盡歸第八識，萬法唯識阿賴耶！

賴耶緣起萬花筒

萬花筒的原理，是在一邊放上不同顏色的玻璃碎片，利用三菱鏡把光反射過來形成對稱而又色彩絢麗、五色繽紛的圖像。看上去神之為奪，令人不禁著迷。儘管圖像不斷變化，景物依然燦爛。聯而想像，竟像人生眼

前的花花世界，世事變幻多眷戀，風雲際遇競折腰。…

放下迷戀，再次專注觀想面前一個巨大的萬花筒。漸次發覺，這些各式各樣不同的影像，變化不斷，不斷變化，變化之中，卻沒有絲毫靜止下來成為久住而常的定像。從不停運轉的變化中體會，影像其實不是影像，而是在影像與影像之間，有一種牽制力量，使到無量無邊之影像不停在變化；影像之間在不會分散、互相共容、互相輔助、互相影響之情況下去運作活動；再進一步深層體會，整體的影像，其實都由碎片組成，這種無形力量，將各碎片攝持著、統一著；影像不再是影像，呈現的只是被那種力量所影響之一堆碎片而已；不見影像，只見這種一性的力量；是一性，也是多性，一性影響著多性，多性結合為一性。…

這種力量契合阿賴耶識，森羅萬象都是由賴耶含藏之種子現行所生起。當賴耶含藏之種子遇到適當條件或適當的緣，便會現起成為現行諸法，諸法才生即滅，諸法熏習這個第八識成為另外的種子；賴耶中種子，種子起現行，現行熏賴耶，受熏成種子。如此不斷恆時現起而又剎那轉變，便是賴耶緣起。

行相所緣見相分

萬法歸一，一生萬法。阿賴耶識能變現生起萬法的種子、一切有情

根身、和宇宙所有物質的器世界而緣之。種子、根身、器世界，便是賴耶之所緣境，亦即是其相分。而能緣慮和了別所緣境的作用，便是賴耶之行相，亦是其見分。至於賴耶所緣相分之中，其執持之種子和攝受之根身，甚為微細，難了難知；但非持受之器世界，卻是量鉅廣大，難度難測。而賴耶見分行相的能緣相狀，其功能也是深沉極微，難察難解。

三相自因果

種子是諸法未生起前的潛在功能，宇宙諸法就由各別種子現行生起。阿賴耶識能含藏前七識一切萬有之種子，諸法種子生諸現行法，故賴耶為諸現行法之因，由此義而說是賴耶之因相。

當前七識種子起現行，剎那生滅，會反過來熏習阿賴耶識，賴耶受熏而成為一切種子所藏之處。能熏習賴耶之一切現行法為因時，受熏賴耶便為果，此義來說就是賴耶之果相。這果相賴耶亦稱為異熟識，謂此識會經過不斷變化逐漸成為某個階段、異時異境異類成熟之意。異熟識是招感所有一切諸善惡業為因，待緣成熟而展現出新週期的生命形態與生存境界，亦即是說此識為一切有情異熟總報的果報體。

賴耶能攝藏一切種子於自體中故，說是能藏。當種子起現行熏習賴

耶時，影響舊有種子或產生了新熏種子，再藏入此識之中，這時賴耶便是所藏。再者第七末那識堅持妄想執實賴耶見分為自內我，藏護而不捨，是謂執藏。這賴耶三藏義，加上其因相、果相，便是賴耶自體之總相，稱為自相。賴耶自相，能包攝因果二相和能所執三藏，為二相三藏之所依；故二相三藏只是賴耶自體上的分別義。

恆轉如瀑流

無始時來，阿賴耶識一類相續流轉而無間斷，是恆持也是易轉，非常亦非斷，無固也無滅。賴耶能持諸法種子歷劫而令不失壞，作用異熟因果業報，周遍累世生死流轉。故非斷滅，非斷滅便說是恆，恆持種子以展現無間不斷的根身器界、宇宙人生。另一方面，賴耶不斷受種子現行法之熏習，前因滅，後果生，後果生後因，後因再生後果，後果復又生後因；因果生滅相續，前後變異易轉，雖無間斷亦非恆常。賴耶恆轉如瀑流，萬劫不捨，前水引後浪，後浪逐前潮，川流不息止，永恆常變異。

賴耶轉化無垢現

種子之性類分有漏和無漏兩種。有漏是有染有煩惱，無漏是無染無煩惱。性從其種，故有漏種子所起之現行定是有漏性，無漏種子起之現行定是無漏性。第八識阿賴耶識本身含藏著一切有漏和無漏種子，而識體卻

是從有漏種子所生，故賴耶性是有漏的。

自無始以來，一切有情眾生之第八識皆是從有漏種子所生，有漏種子所起現行亦是有漏，故無漏種子被壓伏而不得發現，處於隱藏狀態。這個有漏種子活躍而無漏種子伏藏的第八識，是名賴耶，便是宇宙成壞與生命流轉之根本。

眾生若發菩提願，求解脫之道，實踐累世修行，續漸斷捨賴耶中的有漏種子，隱藏寄存於賴耶中的無漏種子慢慢便會發現；由修行力故，激發無漏種子起現行，漸斷有漏而增益無漏。歷劫之後，有漏種子便會斷盡，被有漏種子所生之賴耶亦俱斷滅。然賴耶雖斷，第八識之識體仍存。斯時無漏種子起無漏現行法，生起無漏之第八識，亦不復為第七識所執藏。此識由賴耶所轉依，轉依者，謂轉捨有漏第八識，而轉得無漏之第八識，是名無垢識。

參考資料：

- 《唯識方隅》羅時憲居士
- 《百法明門論講記》于凌光居士
- 《大乘廣五蘊論講記》于凌光居士
- 《唯識思想課程講義》陳國釗居士
- 《唯識思想課程講義》黃敏浩居士
- 《唯識思想課程講義》張翠蘭居士



當佛教徒遇上股票

親 慧

生活在一個法律完備、經濟金融高度發達的城市裏，每當投機活動熾熱，股票飆升，全民皆股之時，就算是亂石投林，飛鏢擲靶，若非眼界太差的話，或多或少，必有收獲。

股票是現代世界各國政府所公認的投資生意。股票公司運用民間遊資，透過股票市場成為企業投資的資本，是發展工商、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的金融事業，應屬正當的投資。但是，一旦購入股票，股東的資金只能通過股票轉讓來收回。而其股價在轉讓時，會受到公司收益、公司前景、市場供求關係、經濟形勢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投資股票是有一定風險的。既有風險，那麼買賣股票豈不是有賭博的成份在內？縱言小額投資，未臻像在賭枱上飛砂走石般情況，至少亦存在投機取巧、以小博大的貪求心態。股票既成社會經濟之重要環節，也是普羅大眾生活中的一部份，哪管是賭博或投機，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以投資理財、對抗通脹此等美名，活躍於股票買賣之中。但這理所當然的商業行徑，對於一般在家佛教徒來說，會否是一劑糖衣毒藥？而成為修

行路上華麗的陷阱！？

一般的勸說會是這樣：股票時刻有漲有跌，股市中存在著很大的風險，每個炒股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投機的心態，渴望能從股票裏賺錢盈利，無形之中助長了自己的貪婪和欲望。這種貪求心，是會嚴重影響到心性的健康，對修行者有障礙而無利處。參與了炒股，必然會經常去關心股票行情，便多了一分牽掛，多一分牽掛就多一分煩惱；當股市震蕩、股價下跌時，又會擔心自己投入的資本縮水，平時平靜的心境，恐怕就很難繼續保持平靜了。修行人若時常如此為股票、為錢財、為得失所縛，又豈是明智之舉，應遠離股票如避火坑！…

這樣的看法並沒有甚麼不對，對於初期學佛同修來說，是正確無誤。猶如守戒一樣，先令避開使心不平伏的誘惑，住於清淨地，不住迷亂處。假以時日，持戒有成，定力生起，便能由身不住迷亂，而變成心不住迷亂；心既能住於不亂，身便無礙住於迷亂，此之謂不住而住。但以不住之心來住於花花迷亂的世界，所為何

事？…

「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

這是《維摩經》中描寫維摩居士的作略。「治生」就是謀生；「諧」是順利；「偶」是利益^{〔註〕}；「一切治生諧偶」是形容維摩居士於一切謀生方法，都能順利得到較好的利潤，賺到豐厚的金錢回報；「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雖然獲得世間的利益，但也不會因此而覺得歡喜。佛教是允許我們賺錢謀生，卻叫我們不要因此而喜悅。不喜悅並不等於失望，過分的喜悅反而沒有用；悲觀失望更加不好，情緒波動太大，反而有損身體健康。所以，最好的生活就是既不喜悅也不失望，沐浴春風得意時，別要樂極忘形；身處風高浪急中，不要意志消沉，輕易放棄。這是一種平靜和諧的中道生活精神。但並不是說學佛之後，一切的風浪自然熄滅，社會裏仍然不斷是有風浪的，對任何人都是一樣，並不會特別遷就佛教徒，只是佛教徒的心不隨境轉而已。

維摩居士可以做到「治生諧偶」，我們也應效法。以佛教的智慧，來規範大至個人行為做人處事原則，小至一切待人接物謀生買賣技能。以不貪

求之心，智運謀略分析，不冒高風險，減低虧蝕，增加獲利的機會，知進知退來買賣股票是可以的。當獲利之後，不要將這利益當成是真實，要清楚知道這只是一種數字遊戲，一種過眼雲煙的現象。將利潤除了維持自己日常生活開消之外，剩餘部分便拿出來與大家共用共享。若能做到這樣，就算我們賺到盤滿鉢滿，只是多了與眾共榮的資財，頂天以立地，問心而無愧！

佛教不會認為做個窮光蛋是修行好，相反的，窮光蛋才是修行不夠，因為他連自己世俗生活都不能夠維持，還有待好好認真去修行才真。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自己本份，能維持自己的生活，然後逐漸豐盛自己的環境狀況，生起一種豐盛的感覺出來，但只是感覺上豐盛而不著相為實有豐盛。豐盛的感覺有了，才有餘力餘錢可以拿出來，做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放在心上，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卻不掛在口邊，隨做隨捨，不著留痕，任運自然，灑脫無礙，完成美滿人生，成就眾生樂土，這樣才是佛教真真正正所要提倡的法義！

〔註〕「諧偶」是古代的名詞，現代漢語已不用。



今生有幸

吳蓮菊居士之學佛因緣

何翠萍 孔亮人



五十知天命，七十古來稀。吳蓮菊師兄今年已經七十八歲了，五十多歲前，與一般人無異，感慨往昔種種已逝，人生苦樂遍嘗；高低起伏跌蕩，聚散離合悲歡；終日營營役役，難得樂土安穩；年輕力壯歲月長，黃昏晚景多淒涼；回首前塵，患得患失，總括一生，如何計算？

吳蓮菊師兄祖籍廣東恩平，六歲父親離世時，她的姐姐八歲，弟弟只有三歲。童年失怙，幼子失護，父親沒剩下甚麼，家中沒錢給她上學讀書，不能像一般孩子可以接受教育。成長環境窮困，自然希望能見曙光，佛緣就在此時開始。…當時鄉親們大都信奉觀世音菩薩，耳濡目染，吳師兄便知道觀世音菩薩有大慈大悲，有大威神力，有不可思議的無量功德，能夠觀世間的聲音而救苦救難。自幼便經歷人間苦難，小小心靈之中，感到觀世音菩薩有著無比的親切，是她心中的希望，也是一線曙光。由小到大，吳師兄從無間斷，供奉著觀世音菩薩；

每日每夜，都虔誠禮拜觀世音菩薩；鬱結盡訴，何日解脫離苦難？…

1956年，她剛好22歲，從大陸來香港謀生，在製衣廠工作。1958年結婚，生了三子一女，養育至長大成人。…

她的姐姐在1974年皈依三寶，因利成便，閒時便教她一些佛法道理。每次星雲大師來香港弘法，她都會去聽。1990年時，其姐更引導她來妙華佛學會聽經。同年便皈依慧瑩法師。1994年更受菩薩戒。

慧瑩法師多年前一直在妙華佛學會講經弘法，每次講經，吳蓮菊師兄都很認真專心聆聽。法師講過《妙法蓮華經》、《金剛經》、《心經》、《維摩經》、《掌中論》、《十二門論》等，也講過印順導師撰寫的《成佛之道》。吳師兄覺得法師講得很出色，令她明白了很多佛經道理。尤其當法師講到《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窮子喻，講述窮子捨父逃逝，離別大富長者父

親五十餘年，在外面窮途潦倒，最後才回歸父親身邊，與父相見。…就在這一刻，若有所悟，她不就是那個窮子！…自己糊糊塗塗做了五十多年的人，今生有幸，能遇見佛法；觀世音菩薩保佑，能遇上慧瑩法師；若然不是，便要繼續糊塗做人下去，此生算是白活了。可以在知天命之年，遇此一大因緣，吳師兄深感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聽經聞法的機會，更是難得難聞；修學佛法已成為她往後人生的終極目標，不止今生，還續來世，多生多世，求證菩提！

2003年，電視藝員莊文清出家。當時吳蓮菊師兄覺得，若可以放下所有俗務，就可以更清淨、更專心修行，出家是很殊勝的；而且子女們已成長獨立，再無後顧之憂，因此她產生了出家的念頭。當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慧瑩法師時，法師對她說：「香港現在沒有什麼好的道場可以让你出家，你年紀大了，就算你找到出家的道場，那些師父也只會當你是小孩子，你不如在家好好修行吧。」經過法師的提點，她安下心來，專心一意在家修行，她相信在家也一樣可以走上成佛之道！

現在吳師兄其中兩個兒女經已成家立室，搬了出去；女兒亦移居澳洲。她和丈夫現在與沒有結婚的兒子同住，家中還請了傭人，也稱得上是安享晚年。

多年來，妙華佛學會凡有佛學講座，吳師兄都能積極隨喜參加，專心學習。她怕自己在堂上聽得不明白，未能全部理解，所以下課後就會借取法師和其他老師的錄音帶回家，反復播放，再聽幾遍，直至明白為止。看到好的書或好的講義，她就會複印一些，送給有緣人，讓大眾共沾法益。每逢佛菩薩誕的誦經法會，她不但隨喜參加，而且來齋廚部幫忙做義工，和眾義工一起為大眾準備齋菜，令大眾誦經後能吃上熱騰騰、香噴噴的齋菜。

以佛法來講，做義工，用自己的體力勞動幫助別人，是種福田，與人結善緣，本屬於內財布施；義工們來齋廚部幫忙，令誦經法會順利舉行，讓大眾歡歡喜喜吃到可口的齋菜，那麼，這種內財布施就轉為法布施。因此，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善行。但現在的年青會友，由於工作繁忙，大多只注重聽經聞法，注重修智慧，甚少發心來齋廚部做義工。其實，我們發心行菩薩道，就要福慧雙修。若偏重一方的話，就會像《雜譬喻經》所說，修福不修慧，大象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因此，我們呼籲各位年青會友，向那些發心做義工的同修學習，在修智慧之餘，盡可能抽些時間為妙華、為佛教、為社會大眾服務，以積集我們的福德、智慧資糧。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一年一月至三月

常務經費：

\$10000：歐陽保、妙華之友。\$4000：（梁卓文、蘇千墅）。\$3000：陳德瑜、勞海新、梁光明、（潘淑河、趙國鑒、之南、之東、之西、蘊妍）。\$2300：羅群玉。\$2000：陳卓然、胡文德、（黃耀章、河山、保山、錦山、陳合和）、王天生、黃衛明。\$1700：劉燕薇。\$1500：戴德恩、（吳蓮菊、梁社釗闔家）、（劉果欣、葉果定、果婷、果寧、果詠）。\$1200：胡薄淑貞。\$1050：鍾映蓮。\$1000：杜少源、戚惻珍、曾子鳴、趙泳均、趙雲萍、鄭寶利、麥麗群、李小梅、袁月梅、黃周娟娟、於欣。\$900：（黃宅、高嫻英）、伍珍。\$800：（何德兆、陳始基、始健）、何如、（盧炳輝、炳權）、嚴麗華。\$600：（梁法空、梁法德）、石煥英、潘慧蓉。\$510：佛弟子。\$500：陳永光、（黃育明、張思驊）、鍾寶嬌、陳偉光、陳文孝、周玉玲、鄭群卿、徐慕芬、周玉蓮、（張子才、梁金嫻）、梁國基、梁妍姿、梁德志、關本願、洪燕生、鄭婉儀、林關健明、黎瓊蘭、阮為邦、蕭宏妙、黃妹、（霍杜華、談蓮歡）、岑寶蓮、王劍麗、袁焯華、王素明、游健成、虞鵬飛、高智輝、溫美美、佛弟子。\$400：陳慧倩、果維、（岑光洪、寶嫦、何峰民）。\$300：徐鳳琴、蔡靜儀、（梁德材、林志輝）、李曼華、（羅潤成、瑞琪、慧珠）、（梁家強、馮慕燕）、（梁美華、許少平）、（梁家榮、楊美萍）、李利元、梁揚揚、福齊、葉倩君、（王明秀、曾紹恩、曾紹輝）、吳燕瓊、胡果麗、（岑美好、祝宅、陳宅、何宅）、彭月風。\$250：葉麗嫦。\$200：朱錦欣、戚汝民闔家、鄭金屏、（周漢嫻、偉根、偉強、偉森）、梁家豪、夏韻芝、霍偉明闔家、霍偉祺闔家、霍美萍闔家、梁康美闔家、鄭居士闔家、甘萬歡、李淑梅、麥忠、何德旺、劉碧霞、（黃淨賢、黃宅）、吳蓮、（黃育明、黃若榛）、唐森德、鄧家威、譚居士闔家、黃玉芬、葉銀彩、黃麗芳、謝耀利、楊麗珍、姚瑞好、葉潔玲、劉瑞芳。\$150：曾柳英、鄭高盧、（李國英、李笑眉）、李巧堅。\$100：陳潔蓮、陳金平、曾清梅、程桂嫻、回向素程師兄、陳次英、趙錫敏、馮滿生、鄒桂香、羅佩瑩、盧婉瓊、明珠佛學社、林宅闔家、何翠萍、倫文鉅闔家、（楷、光、標、傑）、李淑貞、李碧芝、盧志馴、梁景松、郝慧芬、黃雁紅、葉果茂、世音中心、司徒惠、司徒燕儀、司徒智光、司徒敏儀、余榮略、余榮健、楊潔英、黃惠芳、余煖波、黃玉英、司徒洪、余秀玲。\$50：李東荷、梁偉強、李太。\$40：黃彩華。\$20：鮑偉怡闔家。¥200：郝風雲、安惜玉、梁志英、（許建偉、建華、綺玲闔家）。¥110：（李錫祥、楊旗列闔家）。¥100：蔡卿、曾巧堯、郭月好、（李志強、梁業基、陳錦榮、羅博偉闔家）、（何允立、蔡冠棠、郭志華）、羅志剛、王偉偉、蔡麗霞、江偉華。

助印芳名：

\$5750：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700：（杜靜華、陳楚君）。¥300：（崔國強、偉成、偉明、泳生、江紹強闔家）。¥245：番禺南村法會。¥200：陳笑芬闔家、謝桂居闔家。



第十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暨傳道法師七秩壽慶學術會議」大合照

◀ 妙華之友在嘉義妙雲蘭若與慧理、常光師伯合影



嘉義自在講堂宏印長老、大惠法師、蘇切修、蘇瓊珠、黃鳳嬌師姐、妙雲蘭若德杰、德淨法師招待妙華之友



◀ 妙華之友在台中華雨精舍和慧琛、明聖師伯合影



妙華佛學會

地 址：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1 樓 B 座
新講堂：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電 話：2570 0443 傳 真：2570 0679
網 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 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